

◎ [英] 乔伊斯·卡里 / 著

◎ 彭开明 / 译

画家



H U A J I A
J I M I X U N

吉米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H U A J I A J I M I X U N

画家
吉米逊

〔英〕乔伊斯·卡里 / 著
彭开明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家吉米逊/(英)乔伊斯·卡里著;彭开明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47-999-6

I. 画... II. ①乔...②彭...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366 号

书 名: 画家吉米逊

作 者: 乔伊斯·卡里(英)

译 者: 彭开明

责任编辑: 汤四芳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 万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ISBN 7-80647-999-6/I · 424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沿着泰晤士河行走。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太阳蒙着一层薄雾，像是炸鱼店里的一只橙子。下面整个世界一片明亮。落潮了，河水布满了灰尘，水上漂着一只歪歪扭扭的稻草把，几只鸡笼子，油污蠕动着流过一滩滩烂泥，宛如脱脂乳里游动的一条蟒蛇。这条老蟒蛇，大自然的化身，爱的象征。

五扇窗户照亮那穴居的人儿；从一扇窗口他呼吸空气；一扇聆听天籁乐声回荡；一扇观看那永恒世界中的方寸天地。

泰晤士河里的烂泥之类变成了一条刚出火炉未经加工成色九开的金堤。人们说，牢房里刚放出来的人总是跑进最邻近的掩蔽处，比如一间黑暗的小房间，像是让白鼬赶出洞外的一只兔子。天空对他来说显得太辽阔了。但是，我却喜欢。我在天地间漫游着，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视着云彩，河水，烂泥，恋恋不舍。足足半个小时，我在格林班克硬斜坡道上欢蹦乱跳，一面像个丑八怪咧开嘴嘻笑着，直到后来刮起一阵大风，鼓起了我的裤管儿，吹弯了腰板儿，让我就像人们说的，不再忘乎所以。我这是指我眼下恼人、潦倒的状况。我意识到，我可无暇虚掷光阴，逍遥快活。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得干事情。

我牢房里发的生活费还剩下两先令六便士，我划算，有五英镑子儿就能应付吃、住和劳动资金。也就是说，还得挣到四英镑

十七先令加六便士。得,向朋友们那儿去弄吧。可是,我将朋友们在心里一一过了个眼之后,发现倒似乎是我欠下他们的比这还多,非他们的财力所能胜任。

太阳在天空中裂开了一条细缝,吐出了火焰,雾在一些地方渐渐地变得稀薄了,可见弯弯曲曲的灰色线条,犹如春天里冰层下面的旧条纹。涨潮了,蛇练断裂了,碎成一块块蓝宝石、绿宝石。河水变得像清漆般油亮,水上不时漂过厚厚的一层碎金箔,沉甸甸的。金子可带有智慧的气质呢。霎时,太阳从上空另一处喷薄而出,放射出一缕光线,照着汽船制造厂旁边的鹰童酒吧间——恰好照在酒家的新招牌上面。

我想,这是个征兆。我得试试老朋友科克尔。得从某个地方入手。科克尔,我听说,陷入了困境。可我也陷入了困境。人们说,陷入了困境的比没有陷入困境的人更有可能互相帮一把。说到底,这类事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凡是帮助别的陷入困境的人,很可能不久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于是,他们便也都乐于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安慰。这可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了。他们宁愿望着各自哭鼻子,也不愿看见理发店修脸后涂上了奶油似的油光满面的百万富翁的微笑。

科克尔管理鹰童酒吧间。她身高约五英尺,宽三英尺左右,生就一张骡脸,两只眼睛却很细小,蔚蓝色的,浑身冒着烈性酒的气味。鹰童酒吧间坐落在泰晤士河岸边,里面有一些个粗暴无理的家伙,可你倒不妨瞧瞧,小个子的科克尔是怎么地抓住颈部和臀部,将一位身高六英尺的拳击家猛地推出门的。那老兄两只耳朵当时呼呼直冒火花,就像给一匹马新钉掌的马蹄铁。科克尔的手很小,可是摸上去就像滚烫的石弹。她一直过着艰难时世,个子“长”,脾气短。

有三位小伙子围聚在门口附近等候酒吧开门营业。我问他

们道，“科克尔真的今非昔比了？”可是他们是生客，搭一艘运砾石用的空驳船来的，不认识科克尔。就在这时，我看见她过来了，提了只网袋，里面鼓鼓囊囊装着针织品和她自己穿的拖鞋。温暖酒室专为寒士送温饱呐。我微笑着，向她举帽致敬，然后一把脱下。

“喂，科克尔，我们这儿又见面了。”

“这么说你出来了，是么？我还以为是明天呢。”

“出来了，科克尔。很高兴见到你哪。怕是没我的信件吧？”

“你是来还钱的吗？”科克尔望着我说道，那眼神让我后退了一步。“得啦，”我赶紧答道，“我会还你的，科克尔。我在那里面可没辙儿，是不？”

“倒好像你什么时候想过办法了，反正你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我的了。”

“我想也没这么想过呢，科克尔。”

可科克尔变得越来越凶狠，气冲冲地。她直瞪瞪地盯着我，似是想狠狠地揍我一家伙。我又后退了一步。

“替你诉讼的律师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事你已经跟好多人说了。我倒想，你现在又出来了，他们都向你讨还钱了吧？”

“你会收回你的钱的，科克尔，还带利息呐。”

“不错，我拿定了要收回的，”她说，一边拿钥匙开门。“四英镑十四先令。礼拜三我打算去料理一下这事，你跟我一块走，去找那个要出庭作证的女人。要是你要我们，这倒好像又有一场官司可打了。”

三位小伙子一边望着，可科克尔在乎什么。我倒喜欢科克尔。她不骂人。

科克尔打开门走进去，我想跟着进去，可她很快将门关上，剩下六英寸左右，说道：“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

“我坐在过道里。”

“你没带子儿？”

“没带，我不需要。”

“我是不会让你赊账了。你不妨将子儿从兜里掏出来吧。”

“你搜好了，科克尔。”

科克尔沉思了一会儿，一只鼻子露出门缝外。像只山雀透过篱笆望着，接着她说道：“你自己弄了个大笑话，干什么去吓唬人？”

“我控制不住自己，科克尔。当时想起了他们是怎么把我收拾了。一想到这事，我便总会发疯。”

“你一个月就没事了，算你的造化。”

“不错，这事让我受益匪浅。息了我的火气。得啦，科克尔，我坐过道里吧。不吃茶点。”

“我们说定的事怎么着？礼拜三上午九点，别忘记了。别再打那号电话了。”她关上门走了，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感到惊奇的是，科克尔竟然一下子这么热衷于钱的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原先三个人现在增加到七个左右，这数字接近开张营业的时间。我向其中一位说：“看来有关科克尔的传闻是真的。她变了。”“请，请原谅。”“对，对不起”我接上茬儿答道。我认出他来了，绿眼睛，干草般的头发，像小牛犊的又大又扁的鼻子。一位在校学生。我先前住的寓所对面有家小果子面包店，一伙子人常去光顾，里面就有他，拿奖学金的优等生呐。张嘴便是鲁斯金、马克思的。他背着书包儿。我感到纳闷，他究竟在这家酒吧外面干什么来着。冷不丁他开腔说道：“吉、吉米逊先生。”一只鼻子变成了粉红色的。

“不错，”我答道，“吉、吉米逊先生。乃是鄙人。”“我去年圣诞节和您说、说过话。”“啊，是的，当然。”其实我并不记得。“是

的,当然,谈得有趣呢。功课学得怎么样了?”我抬脚便走。“你当时说,布莱克^①是他同代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是吗?”我不想和这孩子多说。他对什么事都一无所知,就是话多,问你一大堆问题;你回答时,他拼命发问,就像不住地往桶子里扔豌豆,劈劈啪啪响个不停。

“对不起,告辞了,”我说道,“忙啊。”说着赶紧走开。太阳整个熊熊燃烧起来,轮廓消失了。潮水源源不断地从伦敦涌来,犹如瓶里的淡色啤酒般明亮。到处泡沫滚滚,闪闪烁烁,像是无数个电筒发出的光亮。雾气消散了,化为一个个浑圆、丰满的造型,德累斯顿^②瓷般的青蓝色彩,上面一抹瓷白色,宛如鲁本斯^③、罗比尔^④作的荷兰安琪儿。上面那位大女郎,身体蜷曲一团,双膝靠向鼻子,像是多布森^⑤为《宫廷岁典》作的那个大理石般洁白的小女人。一位美人呐,我心里惊叹道。你满可以将她放在手上转圈儿了。看上去像板球那么光洁。是为“一古典美术活动大事记”。

①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雕刻师,油画家。

② 德累斯顿,原东德东部一城市,以盛产精细瓷器而著称。

③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④ 罗比尔(1435-1525),意大利雕塑家。

⑤ 多布森(1610-1646),英国宫廷油画家。



从我落脚的地方，可以看得见我的工作室。一家旧船棚，底下隔着一堵水墙。这里那里有点破破烂烂。不过，当时我很高兴得到这么个场所。麻烦在于我构思大题材。最近构思的一幅取名《堕落》的，宽十二米，长十五米。在一个每年房租二百英镑以下的砖房工作室，你到哪里找得到这么个空间供我从事这种大型创作。我有这么个旧船棚，当然很高兴啊。船棚有个统楼。我将一头的桁架上的木板拆掉，便有了一堵非常理想的墙壁了，高十七英尺。挂上画布，离地面二英尺，对我恰好合适。我就喜欢将画挂在离地面一条狗那么高的距离。

嗨，我想道，墙和屋顶安然无恙呢。没有让风刮跑，也没有谁占用了。我很满意。不过，我的境况不是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而是一次让扒掉一层皮。上次三七年我关起来那回，身后还留下了一份子固定家业。一位娇小的妻子，两个娃娃，一套公寓，一间工作室，带包马口铁的屋顶。四面都不透水，北面来的光线。一件半成品画，八英尺宽，十二英尺长。取名《活着的上帝》。许多草图、素描、试画，供两位油画家画画用的梯子，水壶，煎锅，煤油炉等等。凡需要的都有，一应俱全。

我回来时都没了。老婆孩子回娘家了。公寓租给了一位连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工作室成了贮煤间。至于《活着的上

帝》、素描、草图等都化为了乌有。煎锅和水壶，我倒是本来就没有指望还能照面。你这类东西放在那里，周围有这么些友好的邻居，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怎么还能指望它们在老地方不挪挪窝。只是，《活着的上帝》这幅画，加上画布框子以及加固板子，有两三百磅重呐。可是，我从牢房里回来时，连油画的气味也没有了。科克尔告诉我，有人说房东拿了抵房租了。房东却发誓说，他见都没见过。我敢说，他将这幅画藏在阁楼哪里了，私下对自己说，等我一死，或许值好几千英镑呢。而我越是恼火，也就会死得越早。

船棚顶突然向我点起头来，好像是说：“是这么着哇，老家伙。”接着，我看见几个小孩在拆房顶上一块木板。这又是些赞助人呐，我想道。他们看见我走过来，便从屋顶上下来跑了。不过没跑多远，在附近蹲下身子，好像几头狼在等候那匹老马倒地。我不需要开门锁。有人早就敲掉了挂锁搭扣，替我开了锁。我打开门，又是两个小孩四脚朝天从窗户里钻出来。“别急啊，”我说道，“离吃午间正餐还有的是时间。”

里面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有的不过是昨夜下雨地上积下的许许多多水坑。再就是那幅画。让我吃了一惊，着实大吃一惊。它居然还在。嗨，我想道，有几个地方画得挺不错。可望成为一幅佳作。蛇身还需稍稍加粗，尾巴可以绕个弯，让它逶迤宛转缠绕在树上。亚当身上蓝颜色强烈了些，夏娃身上红色还可以加深点，以便造成一种抑郁烦闷的气氛。是了，是了，我想道，我想出点意思来了。一下变得有点兴奋起来，就像我度假回来上班时那种心境。不管怎么说，亚当的右腿是个天才创作。以前画肢体的没有谁有过这么个杰作。多好的造型！我一气呵成。当时一定是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酒劲，要不必然是在梦游，鬼使神差的了。的确修长俊美。要是会讲话，它会说：“我替你

安步，替你奔波，替你屈膝，可我也有自尊啊。”

就在这时，飞来一块石头，将剩下的最后一块玻璃报销了。我听到了说话声：“呀，先生，蹲号子的滋味好受么？”这些娃娃刚才受了惊吓，现在得回敬一下。

接着，我听见了另一种叫喊声。我走到窗户前，看见那些娃娃飞也似地朝街上跑去，小诺西在后面撵着他们。

两分钟后，他进来了，气喘吁吁的，鼻子上趟着汗水，帽子快从脑后根落下去了。“可、可耻，吉米逊先生。我希望没造成损坏。”

“小事一段，不值一提。剩下的还多着呢。这块画布挺昂贵的。满可以用作洗涤房里的擦地布用。”“哎呀，尽、尽是洞眼，还剪掉了一块呢。”

显然，有人练习用汽枪打鸟了；此外，亚当胸部有准用钝刀子剪掉了一块约一英尺见方的画布。“多可、可耻，”诺西说道，鼻子变成了粉红色。“您应该报告警、警察。”“咳，”我说道，“亚当时少了件睡衣。”“这事令人作呕。”“亚当从前也令人作呕，只是现在有人使他变得体面可敬了。我想，是哪位母亲吧，为着孩子忧心忡忡。这个地方有不少心肠极其善良的母亲。你会意想不到的。”“不过，这幅油、油画毁掉了。”“哦，没有。可以打块补丁，不费吹灰之力。讨厌的是这些洞眼。你该上学了吧？”我想摆脱他，接着干事儿。“不，不上，”他答道，“现在是用午餐的时候了。”“你午间不做功课？”“有，有时做的。”“要是你想得到那份奖学金上牛津大学，然后当一名文职人员，成为一个伟人，一年有两千英镑子儿，还有个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娇娇滴滴的妻子，一个两只眼睛会活碌碌转动的娃子，一座供放两辆小汽车的车库，一本存折子，那么你就得在午餐期间做功课。这里附近所有的好孩子午餐期间都做功课的。”

“吉、吉米逊先生，他们在夏娃身上写满了名字。这是禽、禽兽，禽、禽兽。”“对了，看来他们十分欣赏这幅画。”“我弄不明白，吉、吉米逊先生，你竟然还能为这些人绘、绘画。”“我爱好绘画，这业已成了我一辈子的烦恼事了。”“但、但愿我也会绘画。”“好了，小家伙，快点回家吧，要不，你回去要讨骂果子吃了。”我一把将他赶了出去。

三

是了,我想道,麻烦在于那样一条腿,它伸出来了。就像小提琴演奏时加入一支小号。小号本身毫无意义,了不起算是舞台下面有人打了声喷嚏。要是在左上角打上黄铜色,右下角也只好这样着色。事实上是指夏娃涂上这种色彩。那样她就会从画布里跳出来,进入马房啦。让她安身的唯一办法是将蛇头变成猩红色的。

那就成了红玉石,血色的,大了一倍。可这全然不对劲啊。蛇的头得是白色的,有双蔚蓝色的眼睛。反正是种体会,我是这么看的。等着瞧吧。我走过去将贮藏箱打开,里面贮放了颜料、画笔之类。挂锁好好的,只是一打开盖子,又大吃了一惊。有人从船棚外部拆了点木板子,将里面东西一扫而光,什么也没留下,就剩下一听香烟。嗨!我想道,这挺正常么。颜料、画笔放在娃娃们伸手能及的地方,你就无法不让这些东西移动一下。娃娃都爱好艺术。天生的呐。

情况依然滑稽可笑。我心想道,鄙人,盖里·吉米逊,所作的画被国家收藏,或是在克里斯蒂艺术馆由百万富翁以区区几百英镑的代价购去,实际上是窃取我的,而我却竟然没有一枝画笔、一管颜料,更不用说一顿饭、一双好靴子了。这纯粹是禁止我干活么。足可以让那些承办丧事的微笑了。

接着，我在厄拉姆街来回走动借以取暖时，又想到，何必怨天尤人。那会坏事。我得保持镇静。事实上还是明智些好，对一位天生的傻瓜尤其如此。我务必不要夸大其词。国家只要了一幅画，而且是我自愿捐赠的，很可能并不想要。只有一位百万富翁收购了我的东西。人家冒了亏本的风险呐。还可能他远远谈不上是位百万富翁呢。我又有什么理由好发火的。其实，我没得鸡眼，也没得拇囊肿，还该感谢上帝呢。

这当儿我发觉来到了一间电话亭。我想，是习惯使然。我从来不会经过一间空闲的电话亭而不进去掀按钮 B。按钮 B 常常对我很友善。这回没什么事要说，不过是一个念头。我有几个铜币，便拨了波特兰街区。我将一支铅笔塞在上下牙齿之间，然后说找希克逊先生。年轻的男管家接了电话，那声音就像一只阉了的公鸡。“阁下是谁？”“皇家艺术院院长。”“好的，先生，请稍等。”接着便传过来希克逊哼哼叽叽的话音，就像一位破了产的、患有牙病的牙科医师。“在下希克逊。”我将跟前的铅笔衔好，发出火鸡般的咯咯咯声音，“希克逊先生，鄙人获悉，你占有声名卓著的盖里·吉米逊先生的十九幅油画以及三百幅左右的素描。”

“我收集的是吉米逊祖辈的画。”

“其中一幅小型油画去年在克里斯蒂艺术馆卖了二百七十几尼。”

“是七十几尼。画不在我手里，为邦德街一位生意人所属。”

“即使按照那一价格，你那十九幅油画至少值二千英镑，那些素描、速写值大约二千英镑以上。”

“对不起，你刚才报上的是何大名？”

“鄙人皇家艺术院院长。我获悉吉米逊先生眼下陷入了困境。根据第一流律师的意见，你没权利拥有他的画。我获悉你

是与一位经常酗酒的模特儿一道密谋剥夺了他这一贵重的财产的。”

“你是吉米逊？”

“绝对不是，”我说道，“有把粪耙子我都不愿动这个杂种一下。不过，我得告诉你，他是个麻烦，要是他感到当了冤大头，就会成为危险人物。他正与你的同谋萨拉·曼戴取得联系。他有伙有权势的朋友，他们打算将这一案件诉诸法律。”

“那么他们必定白花钱财。他们手头没什么案件。”

“希克逊先生，你无疑会有能够胜算英国大宪章和乔治·华盛顿的第一流律师的机会。还能获得我的完全支持。像吉米逊这样危险的恶棍不该让他活在世上。不过，我是作为一位朋友向你说话。如果下星期吉米逊没有得到他那份合法的应得权益，他便绝对铁定心打算烧掉你房子，尔后将你的心肝肚肺都剝出来。他说得到做得到。我是从一位相识那儿了解到的。认为最好直接给你一个告诫。”“如果你是吉米逊的朋友，或许你不妨让他明白，这种行为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只会又给自己找来班房坐，而且时间长得多。至于他陷入了困境，倘若果然，那也全然是他自己的错。再见。”他挂了电话。但又取下了话筒。因为，五分钟后，我用米德尔塞克斯郡^①公爵夫人声音再次打电话时，那号码便占用了，而且一直占用了半个小时。

这使得我有点不耐烦，对机子动起粗来了，直到看见一位大盖帽伸进头望着我。于是我装着在接话，然后赶快开溜。

我意识到弄得心烦意乱起来了，原先倒没打算说要烧掉希克逊的房子的话。如今一旦说出那种话，要枪杀谁啊，要将他心肝肚肺剝出来啊什么的，即使是开玩笑，也常常表明我对这人动

^① 米德尔塞克斯郡为英国英格兰原郡名。

真气了。而凡是发脾气便对我非常有害,让我无法心平气和,扼杀了我的想象力,使人变得很愚笨,看事情拿捏不准。幸亏我及时注意到了。我私下说道,冷静点,不能乱了方寸。记住希克逊是个老家伙,神经兮兮的,忧心忡忡的日子让他烦透了。整天忧心忡忡,这便是他的麻烦。可怜的老东西,就因为忧愁,将他一生快活日子余下的时光给毁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打发你进了号子,却又让他心里难受,你班房里一出来,又会给他找岔子。他担心假如给你点钱,你会向他要个没完没了,简直会愁死他。根本就不敢相信你。他想歪了,可这是实情,他就是这样看的。正当的事他不敢干,而不正当的事又让他不得安宁。可怜的老东西!当一位可怜的老杂种大约四十年前便让吓破了胆,却又一辈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对他可就成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了。

我可安之若素。我打了一下脉,差不多七十八下,对一位六十七岁的人来说挺理想了。

四

我在油漆店也时常看见了颜料、画笔。我于是走过去问道：“那些用于室内装饰的小听的颜料样品多少钱？”油漆商是位好老头，秃顶，戴了副夹鼻眼镜。他望了望我开口道：“是盖里·吉米逊先生。”“一样的啊，”我说道，“倒不妨说，是名望的受累者。”“对不起，吉米逊先生，”他说道，“我想我们这儿还有点你的东西。”他走进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里面放了他的办公桌。我说：“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高兴呵。”“不错，”他说，“我原先也这么想的，”一边朝桌子里面望了望。“一点账单。”“非常谢谢，”我说道，“我会给你送来支票。”然后赶忙离开。但他马上跟过来，几乎一样快。想不到他竟然一下到了门口。

幸亏在街道边缘有辆煤车。我飞快地钻进马下面，绕过车子后部，站在前轮子旁边。透过对面窗户，将油漆商看得一清二楚。他有点吃惊，上下打量一番，末了走出屋子望了望煤车下面。我跟着他行动，只是方向相反，他转回到马头方向，我便绕到车子后挡板这边。然后他走向店里，我便飞快跑回家。我冒出了一个想法：那团红云该变成猩红色的，在红柱子小棚屋与绯红色的湖泊间造成一种不协调，使画面有动感。我只来得及向油漆商借四罐颜料。他账本保管得太好了；也没给我挑选的余地。不过，我有了两罐红色的，一罐蓝色的，一罐白色的。没拿